

集部

雲陽集卷四

元 李祁 撰

序

王子讓文稿序

予與王君子讓爲斯文友二十餘年矣始予友子讓時子讓方銳意科目眉目清拔舉舉異常人予謂其必爲後來之秀其後果亞江西鄉榜予又謂此未足以凾子讓子讓名譽當不啻此已而世故紛紜爲性命奔走不

暇君西我東音問不相及近一二年乃得再會於禾水之上須髮容貌纍纍然其中退然其辭氣卑卑然予疑其顛沛轉徙隨俗變化以故若此及觀其所為文數十篇皆藹然仁義之辭凜然忠憤之氣深切懇至無不可人意者然後知子讓之學與日俱進子讓之氣與年俱老而非變故反覆之所能沮喪者也予又觀其易字子讓一篇所見益高所處益下有斂春華而就秋實之義於是又知子讓之學日近乎裏子讓之心日進乎道而

非辭說工巧者之所能尚也嗚呼喪亂既久平生朋友存者百無二三縱有存者亦不能以自力而子讓獨能肆志於學不廢而益勤故其見於文章者如此予衰憊已甚無復有意斯世而獨於子讓之文有發焉故為書之

陳古春詩序

秦川素稱多佳士士之為詩者率多以能鳴於時數十年來班班輩出而古春陳煥翁尤為傑然高邁者煥翁

生逢太平盛時崇尚科目以書經走場屋間恒為有司所擯斥遂斂其英華而發之以為詩故其詩涵泳悠永隱然有不逢自惜之意又嘗泛舟東下過彭蠡而覽匡廬泛大江以達秦淮歷覽吳晉齊梁之都以挹其山川之奇氣與當時之名卿賢士議論上下傾倒綸至故其詩反覆蹈厲慨然有悲歌慷慨之情暮年遭值變亂流離已甚而猶日以詩酒終其天年其詩已裒集成若干卷蕩失燬棄不存賴其孫宗志極意遍求於其祖父輩

行及諸門人弟子所得又若干首盖煥翁以能詩為州閭鄉黨所推重句未脫藁而人已傳誦之至於今不廢故宗志得以搜訪成集嗚呼煥翁不幸而不得利於科目乃獨得肆意於詩以鳴於時以傳於後不幸而詩槁蕩失乃獨得有孫若宗志者為之經營以不至悉墜是可嘆亦可喜也予既喜煥翁之能詩又喜宗志之能念其祖也故為序之

月琴序

胡君月琴蚤自汲属尚清雅學詩學書學琴皆有典則其於琴也常求碩師而學焉初布指爪即灑然有異於人久矣乃盡得其妙雖碩師無以過也每意有所適輒發之以琴良宵屬思仰見明月未嘗不取琴而鼓之鼓之至夜分乃寐甚者至月黑而後止其用意於琴也如是於月也又如是且以自號也予聞而喜之夫天懸象著明以觀視天下顧有目者所共覩也瓊樓玉宇貝闕珠宫晄蕩而洞射者此月也虛庭閒館清簞踈簾娟好

而凈秀者亦此月也江光陸離林影靚容雖窮陰之崖容光之隙何莫而非此月之形見乎彼其竭心思勞筋骨以自役於旦晝蹔然以自消弭者其昏晦顛倒無怍也茍異乎是則亦為流連光景沉湎酣醧於秦箏齊竽之妖淫侈靡而不自覺也蟲飛甍甍甘與子同夢舉一世而皆然夫誰與翫此清景哉今月琴乃能對斯月也鼓斯琴也吾意其於斯時也俯揮五弦仰視層漢情與景相併心與手相忘曾不知琴之為月乎月之為琴乎

予雖不能深撡於琴而能知琴之妙故為月琴言之不知月琴之能然吾言乎哉不然吾言乎哉予於月琴有發矣既為之序而又系之以詩焉詩曰

明月出海底徘徊上髙松永懐不能寐徙倚空庭中取琴月下彈迭奏商與宫流光入襟抱逸響穿簾櫳喟彼塵土人擾擾將誰同聊茲媚幽獨不知清夜終

贈地理龍朋遠序

鴻濛肇開而山川形焉山川既形而至理寓焉其形雖

顯而著其理則隱而微非探索玄奧者莫能得之故自風水之說興上下千數百年而山川之盤鬱秀傑者往往遺棄至今而莫之顧焉蓋天地之秘待其人而後發自郭景純而下曰曾曰楊以至於上牢劉氏得其理者寥寥數人而止夫以數人之見而欲求千數百年之間山川之秘宜乎其有遺棄者矣時師俗士持淺陋之術以誤當世之人指偽以為真飾非以為是以愚誑愚懞不自悟豈不深可嘆哉今年春予以老病來就醫藥於

永新之上麓主劉君子琚子琚為予談山水之在其鄉境之内者且曰此固予之所自得者也必待龍朋遠來決之未幾而朋遠來一覽而決曰是固有得有失然皆未足以盡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異於是於是遂指其處以語子琚子琚見之乃大喜曰朋遠不吾負也吾不徒譽朋遠矣由是遂留宿館中朝夕相與談而予亦由是而得以盡窺朋遠之學焉大抵朋遠之學其傳之也有其宗其求之也有其要故其得之也直足以上追

古之作者而無愧焉惜其藝成而時乖志遠而跡近跼蹐鄉里而無以自見於世故雖磊砢自負而人或疑之昔者揚子雲著太玄法言欲以傳世為時所非笑謂其可覆醬瓿獨桓譚稱其書必傳且言凡人賤近而貴遠徒見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爾然則朋遠之所以未見信於今之人者或者其類是歟桓譚稱子雲於衆人非笑之中而子琚稱朋遠於衆人疑似之際皆可謂有卓然之見者矣方子琚為予稱朋遠時予固

未甞知朋遠也及親與之語而盡窺其學然後知子琚之果能知人而朋遠之果有以異於人也今四方多難誠難遠圖然亦宜稍出而試之使自有宇宙以來山川之秘一旦由我而發則人之見者必將嗟嘆駭服誦之於當時而傳之於後世又可使曾楊數公得專美於千百載之上哉朋遠既深得山水之妙而尤精沙滌與人論壽夭禍福不差毫釐由其識趣高朗故所學輒精又性剛直不茍取不妄諛悅人故極為子琚所稱許而予

之子位亦辱與朋遠遊故為序贈之

吴氏族譜序

永新吴氏自昔以衣冠世族稱至煥文凡若干世矣而遺風餘澤猶有存者閭嘗持其家譜來言是譜乃宋嘉定甲戌先伯祖光祖所修時則有東山楊公序文及伯祖所自為文凡二篇後六十年為咸淳甲戌先伯京復脩之時則有約山朱公為撰衣冠圖序文山文公為之跋及先伯自為序凡三篇越四年丁丑世革城陷遂失

譜不存其後有苗邑令者得之灰燼中以授先伯祖仁叟兄弟於是伯祖欲再修集屢請文於中齋鄧先生須溪劉先生文成而伯祖殁志不獲遂斌自幼熟聞家訓侍先君匡廬宦遊湖湘廣海閒所至必挈譜以隨至正癸巳峒獠焚蕩州城僅以身免因辟地青原八年始克還鄉比還而家燬譜亡遍購求不可得久之鄉人有王姓者忽持以來售乃復得之斌竊以謂此譜屢失而幸存其所以幸存者非天之佑吾宗必吾祖宗之祐其後

人者也其可無辭以昭示來者此碣之所以有請也當有元盛平時先君由海北憲吏發跡掾廣東主南陵武緣簿所至綽有聲譽其後宗兄從彥以易經魁江西登乙酉進士第又其後宗姪師尹以詩經領鄉薦登戊子進士第所至咸著名節此其顯于有元者也顯于前代者諸老先輩既發揮之而顯於有元者未有所述此碣之所以重有請也祁自蚤歲已聞匡廬有文行著稱於時而從彥師尹則又科第中契友也於是譜豈得無一

辭哉若其前代之派別遠近科第後先入仕之異同行藝之高下與夫頌美之辭戒飭之語諸先輩述作已備無庸贅辭故獨取所聞於煥文者次第書之使吳氏之子若孫知是譜之屢失而幸存真若天與祖宗之所以祐吳氏者而不敢忽慢也嗟乎煥文之勤勤於是譜固已無愧於其先伯祖父矣而予之蹇拙疎陋其敢望諸老先輩哉繼諸老先輩之後而為吳氏譜序文亦多見其不知量矣然祁𪩉須溪翁序文作於大德庚子雖極

意鋪寫而猶恨覩止乎此蓋為科制未興時發也其後凡幾年而科興科興又幾年而從彥師尹相繼登第惜乎須溪翁之不及見之也今科制復廢而吳氏子弟多賢他時復興則必有接踵聯步以有光於是譜者惜乎予之不及見也後之覽者盍有徵於予言

何氏族譜序

永新之望山曰禾山其水曰禾水山之麓水之上流何氏世居之其居演迤連屬相望其人多磊砢儒雅彬彬

焉予嘗讀廬陵舊志閱宋時科第人物惟永新為盛而襃然為永新科第第一人者何晝也晝嘗讀書廬山白鹿洞由南唐自拔歸汴以策干宋太祖其後又以進士及第仕至鳳翔觀察推官夫如是則何氏之族所以為名世族者固自晝始及觀晝之十世孫浩所為族譜序述其系自晝而上至安豐太守敞世次尤詳於是又知何氏之族所以為名世族者自晝而上又自有人也名德之後子孫至累數十世愈遠而愈著夫豈無故哉非

有積行即有隱德決非偶然者宋祚既遷浩以布衣倡大義舉兵勤王卒蹈永新屠城之禍以死余故謂宋祚三百年何氏與之相終始晝以科第顯著於前浩以忠義憤發於後可謂無忝爾祖矣嗚呼國祚有興替而何氏之族至今守詩書禮樂不廢古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果然歟其果不然歟予少時猶及見何氏一二先輩風格論議皆凛凛可敬畏今又得與其孫何彧遊彧又何氏之賢子弟也因其執譜以請故為書之

贈盧景宣序

欲觀士君子之立身行己必於其憂患困苦中求之當憂患困苦之時而能不失其所守焉則其為人也可知矣學者盧景宣早從父宦廬陵遭世變更父亦隨逝零丁孤苦孱弱寡劣而能獨立自樹不顧流俗兢兢焉以持其身勤勤焉以養其母汲汲焉以讀書飭行為務而不以貧賤移其心不以勢利易其操於是莘田高公延置於家以訓迪其子弟而又朝夕與之討論乎古今研

窮乎詩禮以盡乎賔主相與之誼焉蓋髙公先朝老成涉歷經史其閱人也多其知人也明故能與景宣相與如此景宣年富而力強茍於此而益加勉焉益堅其所守益礪其所學則夫先賢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者吾必於景宣乎見之

王子嘉詩序

向時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亦唯務業科舉罕有能用力於詩者夫豈其不欲哉志有所欲專而力有所不逮故

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舉廢士雖欲出而為詩流離顛頓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來士稍稍得復田畒理其故業故亦稍稍出而為詩此可為詩道幸也廬陵王子嘉以世科名裔篤志力學於詩尤工雖用意精深而無刻苦之態雖措語平淡而無鄙俗之懐有雍容治世之音有蕭洒出塵之想可謂善為詩者矣予往來經禾川廬陵界中幾三十年聞王氏世科之盛其子弟多俊秀足以繼其家聲恨未及一見曩時於郡城中得子

讓今來宣溪乃又得子嘉焉讀其詩觀其人世科之流風餘韻猶可想見豈獨可為詩道幸哉子嘉苟由是而日進焉則予雖耄老猶將見其大有成也故為書之

遂初堂詩序

遂初堂者劉君文貫所居之堂也其詩則當代之名流碩士相與詠歌乎斯堂者也文貫之先自清江來永新居城内之三井凡四世而分處於城西門内之水窓又五世而文貫之大父生焉邃學篤行為世師表號水窓

翁有元丙子世道遷革翁率其弟兄就北鄉合東别業以居凡三十年為子者三為孫者十有三而文貫以次嫡長業儒以襲其家學壬辰兵起流散地與屋悉為强暴所奪時强暴横肆莫敢誰何文貫獨奮不畏難累白於有司有司不為理則訴於憲府凡三訴强暴乃伏辜卒復舊業文貫喜其業之復且謂自今得完緝生聚以繼水窓翁之遺澤將自兹始故即其舊廬以為堂而題之曰遂初於是凡四方之士閔其力之勤而樂其志之

遂故相率而為之詠歌焉吾黨水窓翁之生也以宋戊申十有二月而文貫之生於有元也其歲同其月又同故文貫之生以同名水窓翁遭世遷革始居合朿為世變之初今文貫經營十餘年使祖父之業既失而復得既去而復還則又一初也夫如是則斯堂之為遂初也固宜雖然自世變以來豪家巨室傾覆顛沛雖夙負才智勇力者率莫能保其基拱手以付他人莫之與爭而文貫以疲薾之資乃能使强暴屈服而故業卒還豈非

儒者之能事哉儒者之能事吾黨之所宜稱道之者也此諸君詠歌之所由起也此予序之所以作也

贈安成王本立序

醫之為道大未可以藝而視之也古之以醫得名於世者多矣然少有能進於道者則以其人之非賢者也予少多疾晚更世難思自保持每聞善醫者輒喜與交來禾川久乃得安成王君本立視其人非世俗之醫也故特精於醫世俗之所謂醫者不求其藝之精而惟務衒

其能以售於人以得人之貨利甚者以藥殺人而不顧也視夫操戈刃以害人之生者其事之陰賊險狠殆有甚焉而本立則不如是予故曰其人非世俗之醫也人求善藥本立與之問其價曰疾愈而已或謝焉本立曰置之或曰若干人君生之也本立曰彼不至死吾安能生之禾川城中軍民男女幾萬人無不得其懽心亦無不道其為人者嗚呼此黄帝岐伯聖賢設教利世之本意而本立能之予故曰特精於醫者也又喜結交當時

之士君子相與為詩章倡和以道其志教訓其子今從
士君子游以博其見聞而進於學是本立之意又未嘗
以醫為自足也吾聞有隂德於人者其後必有人觀本
立之有子而其事可徵矣予羈旅中欒裏未嘗一日去
左右而本立精於醫又與藥不索價予方資本立以自
老故樂於稱道之此雖予有德於本立之私言也而天
下之理則不外於是然則是可進於道者本立其賢矣
夫

于承慶詩序

于君承慶吾鄉親友也一别五年乃得再見溴村山中予於是重有感矣至正己亥冬紅巾逼茶陵城越明年夏圍守益急承慶倡城中人晝夜助官軍廵邏備禦無少怠事有咈於其志輒發而為詩痛憤激烈往往有奮臂扼腕切齒唾罵之意每一詩成輒持以示予予欲和之而未能甞語之曰子姑為之吾他日當為子序已而茶陵城陷群宄讙譟持刃器突入人舍殺人填門巷承

慶抱父號痛冦不忍害竟以不食而卒其一妻一妾皆即自刎死不受辱嗚呼若承慶者亦可謂磊磊落落人矣予既偶不死得與承慶哭别城東門欲還鄉就死先人墓下而又得不死乃復竄居永新之界淏村山中日就衰朽而承慶且浮三湘越五嶺周迴千數百里間以與當世之王公大人下上議論今又以勤勞王事求間道訪予山中且得復讀其所為詩俯仰今昔恍惚如夢予雖呻吟疾痛不復能為文詞而猶能記荼陵城中時

語亦安得不為承慶一言哉雖然承慶之志見於詩者固能使人洞見肝膽無毫髮委曲而其才之可以見諸行事而施諸功業者則未之見也今四方王公卿使及朝廷名德重望開受群言無間遐邇承慶幸得從容進趨其間宜必以讜謨嘉論日陳於前使底綏戡定之功如雷迅風烈而雲収雨霽天日清朗夫然後向之所以痛憤激烈而奮臂扼腕切齒嘻罵之意於是渙然而消泰然而平矣不然則抑鬱沈痼無有已時吾未見其可

也然則予之所望於承慶者夫豈獨於詩而已哉

周德清樂府韻序

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所可為也以安排布置為之者人也非天也天地既判而人與之並立焉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凡具形色肖貌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聲焉有聲則音隨之矣清濁髙下抑揚徐疾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聲音具而歌詠興虞廷載賡三百篇之權輿也商頌周雅漢魏以來樂府之根柢也當是時也韻

書未作而作者之音調諧婉俯仰暢達隨其所取自中節奏亦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韻書作而拘忌多拘忌多而作者始不如古矣古之詩未有律也而律詩自唐始精於律者固已有之至杜工部而雄傑渾厚掩絶今古然以比之漢魏諸作則意趣風格蓋亦有不然者矣古之賦未有律也而律賦自唐始朝廷以此取士鄉老以此訓子競競焉較一字於毫忽之間以為進退予奪之機組織雖工俳偶雖切而牽制局促磔裂以盡人之

才故自律賦既作迨今六七百年之間而曾無一篇可傳於後世曾無一字可益於世教凡若此者皆韻書之貽患也嗟乎韻書之作也果何人哉使其果聖人也則吾不可得而議也使其非聖人也則亦安得而盡信之哉孟子之於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其言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以聖人之書而孟子猶未之盡信而況於後之書乎況若沈氏之書者乎今且直以一方之音而欲行之於天下以一人之見而欲行之於萬世偏仄固陋遂

為成書使後之人遵而用之如衆工之守繩墨小吏之持法令斬斬乎不敢少有遷移吁亦可嘆也已予自幼入小學學詩常怪夫東冬之不相通也清青之不相用也則執以問諸師師曰此有清濁非爾所知及長而益疑則又以質諸鄉之先輩則鄉之先輩亦有疑之者矣疑之而著而為書者有之矣恨世變莫知所存亦莫能憶究其說常往來於懷髙安周德清通音律善樂府舉沈氏之書而洗空之考其源流指其疵繆特出已見以

陰陽定平聲之上下而向之東冬鍾江等韻皆屬下平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音而向之混緩范犯等字皆歸去聲此其㡬明白而易見者它亦未暇悉論也盖德清之所以能為此者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善北方樂府故能審聲以知音審音以類字而其說則皆本於自然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為之也使是書行四方則必將使遐邦僻壤之士咸知以中原之音為正而自覺其侏離鴂舌之為可愧矣又推而施之朝廷則必能形諸歌詠

播諸金石近之則可追漢代之遺風遠之可以希商周之雅頌而虞廷賡歌之意亦将可以闚其彷彿矣不其盛哉

汪氏族譜序

新安汪君士章持其族人松壽所著淵源録以示予且曰松壽所著詳矣其旁搜遠取考古驗今細大不遺使吾汪氏之子孫得有所憑以不紊夫尊卑踈戚之序其用心勞矣然松壽特詳其所自出而於他族不能皆詳

蓋族之盛者久則必分分則益衆衆則不勝書矣此理勢之自然也松壽居休寧而吾居婺源之田嶺淵源録汪氏譜也而吾回嶺之族系未詳此吾回嶺之譜所以不得不作也松壽居休寧則詳其所自出今吾居回嶺亦詳吾之所自出吾之意即松壽之意也自回嶺以前則同松壽吾非敢有加於松壽也予按汪授姓始於魯成公傳至士章凡七十四世其間世次考據明白非臆說者具見淵源録松壽於汪氏不為無功矣而士章復

為此譜詳其所自出盖老蘇氏眉山譜已有譜為吾作則詳吾所自出之說士章之譜非無所倣而作者也夫自遠而近自踈而戚由受姓而至於己身詳悉具載豈非為人子孫者之大願哉然勢有所不能則詳其所自出焉可也然則松壽雖有功於汪氏而士章又有功於回嶺者矣汪氏世有顯人功名富貴科第武功赫然為江左名族然居新安以來至唐越國公為最盛分居他縣仕有元者惟回嶺為最多越國公以下具見各族之

譜仕有元者向使士章之譜不作則其仕宦行事之跡皆湮沒而無聞矣豈不深可惜哉又况乎尊卑疎戚之序其有關於汪氏者尤不小也士章讀書博學事母盡孝於兄弟尤極友愛無富貴之習功名之志於世事澹泊無所營而獨殫力竭志以成此譜其所見去常情遠矣吾聞君子能盡孝於親其子孫必有興者若王祥之後蔓延於江左而功名之盛其國家雖隆替而王氏之子孫愈昌而愈熾此其驗也吾見士章之後子孫必有

勃然而興亦若先世之忠勤以開其後則斯譜也又不患乎無接踵以續之者矣士章求予文序其前故為書之

送易玉田之龍陽學正序

龍陽為湖北善地居洞庭上游其山川遼廓平曠幽迥演迤無窮林大谷層巖峻嶺之限故其俗厚以淳其地多腴田沃壤湖地藪澤藕根菱芡於是乎產黿鼉龜鼈鴐鵝鶖鶬於是乎聚而細氓得取之以為利故其民富

以饒南宋時蜀之賢士大夫居官避難者多家焉今其故家巨室率多蜀人故其士皆文以雅夫惟其如是也故為政於是邦者其政易以行而為教於是邦者其教亦易以入余往年客是邦是邦之賢士大夫多予所舊友是邦之學者多出予館下今别其地四三年矣而未嘗一日忘焉玉田易君由縣教官再轉而陞郡之博士予嘉其得善地故為叙其山川風俗人士之美以道之雖然予豈徒以是為君幸哉予将又有望焉凡學校與

科目相盛衰科目行取士多由學校則科目學校皆士氣所由關也科目廢而學校獨存則斯文之脉所恃以不絶者惟學校已耳舍是他奚望哉苟職教者於此而不加之意則學校雖不廢猶廢也君之是行也為我告龍陽之大夫士其勿以科目之廢而輕學校為我語龍陽之學者其勿以科目之廢而忘學校公以處之勤以厲之則科目雖廢斯文固無恙也非君吾誰望哉明年當買扁舟上滄水以觀君為教之績君其無負予言

送陳元善赴海北憲掾序

科目行士皆斬一第以行其志然其初入官率多得州縣又往往居佐貳下僚守長肆行奸吏無檢加以大府把握於上一失其意立蹈禍機而豪猾之民又從而窺伺之盖有終日憂勤而無益於事功者回視昔時讀書談道之樂反不可得噫士志此而求以行其志難矣哉惟進士之舉而第者得為憲府掾史秩雖卑而其謀謨賛畫能與憲府官相可否於是一道之間官吏之貪廉

聽黙民情之苦樂憂喜風俗之醇醨上下皆與焉意之所向無不可為而又無把握窺伺之者士而得志於世唯此為庶幾乎予同年陳元善兩以鄉舉至禮部不見取於有司輙增修其業不少懈名行著聞久而益信故當道之明公要人交章稱譽欲用之又以例不可乃舉為海北憲掾而元善之意猶若有未慊者予謂夫士之幼學壯行每欲僥倖一第幸而得之以自試於州縣局縮澒涊豈若得一憲府掾之可以行其志哉縱使得一

州縣而治之無不如意亦不過百里而止豈若佐憲府行政事其恩威得以屬一道之廣之遠哉以彼易此孰得孰失要必有辨之者元善行矣異時歸告予曰某郡某守令賢吾告之官之長而舉之若干人某郡某守令惡吾告之官之長而黜之若干人行某事出某令當一一語我庶有以見元善平生之志

茶陵州達嚕噶齊托音善政詩序

為政之要曰公而已矣公則明明則人之情偽事之是

非舉不可掩率是而行宜無不得其當者然又必守之以誠持之以久然後足以成治功得名譽也茶陵為州號稱易治而為政者率皆以私意擾之由是怨讟日滋名譽日損若是而諉之曰民之難治是豈民之過也哉今監州托音公則不然自公之來民咸畏公之威而樂其寛服公之明而愛其廉聽公之教而委心於其賞罰於是自郡邑至鄉井皆稱之如是者凡三年而公之政治益勤今年夏境内以旱為憂齋戒徒跣冒暑以禱雨

隨禱而應民既悅喜未幾廣東冦竊發聲隣境帥府檄郡縣繕修城池民又以役為憂公得檄即按視圯毀調附城居民有力者為之又不擾而集鄉民之入城者見其事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又大悅喜於是而益稱之州之役賦視畒地之多寡以為戶籍之上下而貧富相傾每不得其實至有産業俱盡而賦役不減者大府雖屢行下而有司憚於浩繁倡而復止為害滋甚公於是聽民得以自實且捐已俸以供吏胥筆札之費稽校出

入吏執筆視公為謹無敢容其私故能舉數十年不治之弊而一旦為之是又大有功於民者於是盖屢稱之矣大抵公之處心也公故其臨事也明而又加之以辨敏之資持守之力宜其愈久而民愈稱之無怍也旣而州之儒士咸願作為歌詩以頌公之德於無窮而屬予為之序夫修其德政以與其民同其好惡者為政者之事也而緝其德政以播之聲詩者士之職也以公之善政如此而不能使之揄揚敷布以傳於遠以垂於後以

勸於將來則為士之職不既荒乎是皆吾黨之士所當相率而奬助之也故為之序

贈胡務敏序

近年予來安城留王氏讀書樓性嗜簡静罕與人事相接惟文學之士時與為交際然亦鮮有能助予者既而王氏延務敏以訓其子弟乃得盡相與之益焉務敏自早歲即穎悟於諸經無不習習之無不得其要固可以為人師矣觀其立規布畫授業觧經已卓然有領袖諸

生之意予亦以遠大期之而務敏之心未止此也夙夜勤勤惟恐不逮教授之餘即痛自課責言畢而貌恭若於予有相師之意者甚矣務敏之無自足也夫人固貴於知學學而可以為人師是必有異於人者而褊心局度往往以是自足是徒知以師道自居而不知師道之為無窮也今務敏以積學之久為諸生師亦其宜爾猶慊然自顧而欲求分寸之益於予甚矣其無自足也雖然務敏既不足為人師予其敢為務敏師哉予於務敏

亦因有以自警焉書曰惟斅學半務敏宜盡心焉於其別書以為贈

蕭氏瞳吟四葉序

蕭氏之詩盛矣夫詩而至於四世其可不謂之盛乎天之所以予人者甚不數數也窮古迄今凡幾千百年而能詩者有幾蓋詩於宇宙間如至寶之不常有使天而數數以予人則詩亦豈足貴哉此固天之所甚靳而不肯輕以予人者也天固靳之而蕭氏固有之則天之所

以與蕭氏者獨何厚哉蕭氏世居禾川秋山下自宋至我朝領貢舉者相望而所謂瞳吟集行於世者則季韶雪崖翁之所作也季韶之詩如静得王先生青山趙先生皆稱道之二先生號以詩鳴則其所稱道者必不苟矣季韶之子公翰公翰之子與敬皆深於詩者與敬嘗受詩經於冲所彭先生故其温柔敦厚之教為有源委至其子謙用所作尤清俊可愛里人左起中集其四世詩名曰瞳吟四葉噫盛哉昔老蘇公謂千金之子可以

富人可以貧人而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求一言之幾於道亦不可得噫一言且不可得而況其多乎況於四世乎且吾聞謙用彬彬好脩極意舉子業嘗以儒術發身湖南今且録郴學矣使由是而昌其詩鋪張皇猷以大鳴國家之盛當又有盛於今日者故述其家學之盛以序之

蕭氏族譜序

予初避地來禾川聞義山蕭氏之族多文學行義之士

著名於時比年來上麓以所聞詢之劉君子琚子琚曰
予蕭氏之甥也蕭氏信多材然非獨以文學行義稱也
且有智力剛毅之士足以撐拄時變予心甚喜之而未
由考其派系之詳及觀光謙所編蕭氏族譜然後其詳
可得而見蓋蕭氏舊有譜宋季喪亂失亡賴諸老口以
相授當有元盛平時光謙與兄光宇姪鳳岡相與講論
性理之學每歲科興則偕試其藝翕然有聲場屋間方
是時亦嘗用意於譜輒又慨然嘆曰吾徒方從事科目

幸而有成他日為之未晚也已而時異事殊光宇鳳岡相繼淪逝於是光謙之姪某某相率以請於族之長曰某某某某躍然喜曰此吾之責也遂以譜事屬之光謙光謙領之而未就既逾月其姪孫某某復率其昆從子弟以來請亟成之以毋墜其先世之緒而貽其後人光謙乃精加考訂以就此譜復繼之序以述其詳著之詞以示其訓秩乎其有序也蔚乎其有文也凜乎其有戒飭之義而不可犯也吾觀蕭氏之初祖緜五季自長沙

求數百年間世祚凡幾廢興人事凡幾變易而蕭氏之族至於今衣冠禮樂視昔無忝豈是鄉之山水奇崛其鍾於人者固自有不同歟抑其人之才有足以當世道之變而致然歟不然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其必有故矣吾聞蕭氏二世祖遇達僧為卜葬地當時問其所欲則曰不願富貴但願後裔溫飽綿綿不絕耳夫如是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豈非山水之勝其鍾於人者固自有不同歟吾又聞當宋靖康間時則有若宗

義以武衛閭里南渡紹興時則有若安質宗旦克復禾川邑有元定江南時則有若彥清兄弟八人咸有勇力材藝而彥清尤駢脅多智能庇活其親族鄉黨大溪山陽襄洞冦負固累年江西湖廣夾攻弗克時則有若國材國華定翁兄弟率壯士先登克之以功授爵賞及至正壬辰之變所在蠭起人不自全時則有某某出貲力率衆守禦累著勞効而某父子又累擊賊擒其渠魁以保障其鄉隣咸受爵賞之命夫如是則蕭氏之所以久

而不替者又豈非其人之才有足以當世道之變而致
然歟嗟乎世之故家大族能如蕭氏者幾何人哉時平
則文學之士彬彬焉出而馳騖乎科目之場世亂則材
智之士矯矯焉出而赴趨乎功名之會是豈世之萎薾
瑣屑不自振扱者所可與同語哉予既喜子琚之言為
可信又喜蕭氏之子弟能恊志以成此譜使後世有可
遵守者故因光謙來請而為之序

雲陽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陽集 卷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徐瑤

雲陽集卷五

元 李祁 撰

序

贈陳文峯序

禾川陳文峯儒者也自負其學不肯為里中人慨然有四方志予聞而壯之以為儒者之道固無往而不合况當輻員萬里車書會同時耶夫以文峯之才之學而適遭乎其時是惟無出出則朝建旆而夕遇主矣韓昌黎

謂古之人於周不可則之魯於魯不可則之齊之秦楚也予謂此春秋戰國時為然盖列國之君有異好而當時之士亦異業故有遇不遇耳方今六經孔孟之書家傳人誦而文峯之所挾者又以其道亦焉往而不合哉予知文峯朝建旆而夕遇主矣文峯於儒為世業其家學遠甚是為序

贈地理劉濟川序

風水之說尚矣余曩時種學績文刻志自厲故未暇究

其術比因父艱為宅兆計業是術者往往訪余山中嘗試以意叩之率多拘其數而昧於理得其麄而不能其細甚者或委曲遷就以求售其說余殆將厭之既而得劉君濟川於邂逅中一見知其異於昔之所嘗試者或青燈共坐歷述所見則指顧轉盼雖千里如面談或陟降上下窮討源委則論山勢之去留隱顯水勢之向背趨舍如指諸掌至於問難回折論辨是非則又深於理而不外乎數得於細而不失其麄而且持其說而不茍

遷就以蘄用於人於是而又知其有以異於昔之所嘗試者盖其習之也久故其業之也精其見之也明故其用之也當其守之也確故不肯變其說以蘄用於人是豈淺淺之為術者哉嗟乎世之懐才抱藝以自著者多矣然或枉之以干時屈之以媚世者亦不為少其視濟川得無愧乎余既佳濟川之術有以異於人而又佳濟川之志不少失於巳故序之以賛其行

賀勝可詩序

安成周南瑞所刊風雅通志載賀勝可詩凡十餘首嘗得而讀之愛其音節諧婉意度清新而惜其所取有限不及多見又意其佳處未必止此近乃得其全稿而讀之浩乎如春光駘蕩百卉溢目而非特一花一草之可人然後知勝可之詩其佳處固甚多也大抵勝可之詩以平易勝艱險以天性勝雕琢故每出即佳異乎苦心焦思之為者詩之為道固如是而已若二賦已極高妙天馬奔放奇崛有太白不羈之遺風擬恨俯仰曲折得

文通形容之餘思此又有出於詩之外者盖賦者乃古詩之流深於賦未有不深於詩者余因論勝可之詩故并及其賦云

石潭漁唱序

有携石潭漁唱集來視者問之則曰此廬陵蕭居仁所為詩也居仁宅近有石潭焉幽廓窔奥竒遊可嬉居仁日漁釣其間放然自得每興有所適即發而為詩此其所以為漁唱者也及啓其集而觀之首得玉虹泉一首

賦詠親切讀之慨然有燕馬嘶北風之意其次如賦全公余公及凱歌之類皆練達時務隱然有嫠不恤緯之憂他如題贈酬答又皆委曲深至此豈果於忘世者哉蓋自昔之人不得志於當時則恒託跡乎山林寄情乎泉石或樵或漁無不可以適其意者此固石潭漁唱之所由作也吾聞古之為釣者或直其釣而不餌居仁之漁唱或者其類是也歟

顏省原詩序

詩三百篇皆可以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至其可興可怨可群最易以感發人者莫近於十五國風蓋國風多出於閭巷細民之口故於人情為尤近自科場以通經取士有司命題多出雅頌出國風者十無二三由是而習是經者亦惟雅頌是精國風則自二南之外罕有能究其情而得其趣者此學詩者之大患也禾川顏省原蚤有志於學習詩經為舉子業稟稟有嚮進意不幸遭世亂離科目廢無以展其業遂折入聲韻以吟詠其情

性而發舒其英華予得其稿首讀秋懐十章興趣超卓非苟焉者他如五七言律亦磊磊可稱詠盖其所得於三百者固自有本也予特恐其習熟乎科場之弊故以國風之說語之詩道無窮學詩者無止法省原苟能因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他日所就其可量乎

送項知事序

士負奇傑氣欲磊磊自樹立天地間不肯少有所挫苟以一毫挫於人則憤怒勃鬱思必泄而後已此古之豪

傑所以遭顛頓困踣而不能自已於拊膺切齒奮臂而攘袂者也然或一因小挫即厭然銷沮不復自振至有以善為不可為而不復為以至於弛然喪其平日之所守者此則世俗所為而非士君子之所當為矣盖君子之心求以無媿於已故夫事變之來雖不能盡如吾意而吾之所以處之者未嘗少移夫豈以一時非義之榮辱而易吾操哉友人項侑善來知吉安幕府事政平而訟理吏服而民安士大夫方期君之久於其任以觀其

成而君以詿誤去君雖去不辨而士大夫之知君者感
為君惜蓋不徒為君惜所以為公議惜也自公議不明
於天下而世之為善者沮然公議不在有司而在士大
夫則君之去亦何歎哉余竊禄於閩與君相善且素知
君之賢也今雖不敢從吉安士大夫之後而竊嘗觀君
之政且嘗聞士大夫之公議矣然吾觀君之去終若有
憤怒勃鬱之意余故以士君子之所以處事變者為君
告焉君之去也既能揆於己而無慚其必持其操而不

易毋徒以一毫之挫自累也余之知君也深故其告君也切謹毋謂予為過言云

贈向千戶鎮永新序

至正四年夏五月管軍千戶向某承帥府檄分鎮永新吉安之士咸相率為歌詩以贈而屬予序予謂夫文武之道不相能也久矣武以文為迂闊文視武為粗勇求其一言之相合者葢寡况文士持議論慎交接茍非其人而欲借其一言之助者尤寡今向君將有行而吉安

之士咸相率為歌詩以贈之其必有以致之矣吾聞向君以將家子篤意文學恂恂下士與人交久而益敬使人忘其為今將軍者然則向君之所以致此於吉安之士者良有以也昔祭征虜當軍旅搶攘時每於軍中雅歌投壺千載而下猶能想見其風度况今四海晏一無烽火之警則聞征虜之風而興起焉者宜有其人乃曽不多得獨於向君乎見之則其所以見稱於吉安之士者宜也吉安之士歌詩以贈向君則予之不能已於言

亦宜也故為書之

送吉安莫知府序代永新守樂官作

循良吏之見稱於史策者莫盛於漢故自三代而下論治效者亦莫盛於漢漢承秦苛刻之後而濟之以寛大天下郡縣往往得人以著治效而其所謂循良者率皆重厚長者而非徒以激切嚴厲之為尚也使當時之為郡守者率皆如郅都甯成則漢之治效又豈足為後世稱美哉方今大江以西唯吉為難治詞訟之繁財賦之

重人情風俗之不同皆非他郡所可比於是古濠莫公繇江西理問來領府事疏剔繁冗洗削奸弊勤以奉上而不顧其身之勞嚴以待下而不恤其情之私其决事也以明其賦歛也以公汲汲焉唯恐公家之需或有所缺戚戚焉唯恐閭閻之情或有所不堪葢公以重厚之資懷豈弟之德故施之於政如此予生朴魯早從事戎行叨守邊徼去公治所無二百里朝夕固已熟聞公為政之善而不及一見顔色嘗歎於懷今公又將束装有

入覲之行則所謂一見顔色者常恐負負雖然予聞漢之循良吏率由郡守入爲九卿故有以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者有以渤海太守入爲水衡都尉者又有以南陽太守徵入爲少府者其他徵入至大用者不可勝數方今急於用人而重厚老成明達練習如公之爲者其可使久處州郡哉騏驥雖老千里之程常在足下予固爲公望之他時一見顔色以副夙昔之望庶幾於予言有徵云

題孤峯上人蔬笋味詩集序

天下之味莫貴乎穀粟莫妙乎蔬笋穀粟者人之大命也人一日不食則饑故通天下無貴賤無小大咸知穀粟之爲貴而莫敢厭焉蔬笋者若非稅鞅紛華游心淡蕩之人不足以知之孤峯上人與予有鄉里之契早悟宗旨凡聞某處山水佳必往遊聞某人有學行必往見以求所見聞矣一日孤峯師以蔬笋集示余觀之在京師時所作意度雄偉識見超卓又嘗遊兩浙間余極喜

與談兩浙間事備觀孤峰詩集所載譬如大官之厨肥羊腯豕嘉殽美胾之饌蘋蘩藴藻之菜雜然並陳味固雋永豈尋常粥飯之僧比也作詩難觀詩尤難今後有欲觀師之詩者求其知味者與之可也

史畧故序

司馬温公脩資治通鑑惟一人能觀之盡卷乃悵然恨其繁復為舉要歷而人亦莫盡讀近世乃有史畧以便初學然讀者亦有未盡解其故者廬陵羅伯剛王子讓

乃復增損史略而加註釋焉於初學為尤便也伯剛通
齋先生之孫天性純孝友誼尤篤業進士有聲私試每
在前列而竟黜於有司暮年且有丘明之眚子讓乃靖
衛潮三州太守之諸孫與羅君道同志合雖領薦小見
於世遇時艱事殊不能以大用近年家居多閒乃相與
記憶緒餘以成此書盖自喪亂以來江南數千里莽為
丘墟士大夫家求一經一史且不可得況乎鄉里僻陋
之民哉今二君乃能增損註釋此書使初學者猶得以

少見上下數千年之治亂大畧謂非有補於世教不可惜乎以二君之才之學而不遇於時故俛而就此使其遇於時也則其所就豈果如是而已哉

贈王山長序

今常德為古鼎州鼎州勝槩名天下久矣昔戎昱以詩著於唐憲宗命有司以鼎州處之謂使武陵桃源足稱其吟詠士林以為榮夫為天子而以鼎州榮一士人為士人而榮於得鼎州則其山川之竒秀風物之清美為

何如士之居官而得鼎州者其榮猶若此則夫士之生乎是州而處乎是州者又何如往年予客同年范郡博家凡其山川風物之盛盖得其半獨所謂秦人避難之所未獲一造焉近年王君堯賓來教東山堯賓鼎士也與范郡博有交契焉故予欲與之盡論其山川風物之勝而未能雖然予願竊有言焉夫秦人避難之所自昔相傳為武陵桃源之地然自秦至晉未幾百年榛莽荒塞之中而彼漁者適得而至自晉迄今凡幾百年風氣

日開人事日夥宜乎道路之日通也而卒未聞有一人至焉則其地果安在哉或謂今之桃川即秦人所居之地則其地若無甚難至者彼漁者固不得而專也謂別有幽深阻絶之地非人跡所可到者則秦人何自而知其地漁翁何由而踵其跡是皆未可知也予既不得親造之又不得與堯賔盡論之是可嘆也已堯賔生乎鼎州處乎鼎州其青年俊氣有學有文皆人人所共敬雖其志在功名無復屑屑細故然山川風物之事亦吾黨

之士所當考者予故始終言之堯賓歸見范郡博就以此致問訊云

贈劉天吉序

永新劉天吉儒士也教授邑里凡幾年既而抵几嘆曰嗟乎予之不遇也予豈能鬱鬱居此哉於是慨然遠遊以來別予山中予曰士之不遇也多矣豈獨天吉哉夫士之遇於時也非徒安坐此室以俟夫人之知也必其學問之充聞見之廣而又加之以交遊之多援引之重

然後足以得名譽而成事功杞梓生於窮原匠石何自而知騏驥騕褭於菹澤伯樂無由而致士之窮居獨處亦豈異是哉且子獨不見夫珠玉之為用乎夫珠玉天下之至寶也然珠不寶於淵玉不寶於山四方之珍奇服玩往往踰萬里而後貴盖其踰也愈遠則其貴也愈甚今子以學問文章之富而自限於閭里其不遇於時無恠也然則子之行也其將在淵之珠在山之玉乎抑將以蘄乎匠石伯樂之知乎予於是有望矣

送歐陽學録之吉安序

歐陽氏吉安世族也觀之文忠公可見已世之以文章事業而著者累累有焉至芳庭始以學校發身再轉而録吉安之文學夫吉安大郡也俊秀之多文藝之美道德之富皆甲江右則夫任一郡之師表者不其難哉況乎士之立身操行莫難行於州閭鄉黨父母兄弟之邦也隣里親戚之所攸處也朋友之所由交而是非善惡之所由著苟非操履之純素見推服則能行之而不窒

者鮮矣今芳庭安成之秀士也安成為吉安屬邑則亦州閭鄉黨也以屬邑之民而為郡之文學亦難乎其為職矣然吾聞芳庭質厚而氣和行純而學敏盖能篤於自礪而成其業者也則其見於州閭鄉黨必有素矣而况乎其為歐陽氏之世族哉出而行之吾見其易未見其難也且予客吉安謁郡學升講堂摩挲文忠公之碑而讀之端重詳雅忠厚懇至其所以有望於吉安之士子者可謂深且切矣今之由乎是者果能如公之所望

者乎亦有未盡如公之意者乎芳庭之行也其必讀其文仰其風以公之所告士子者告之以求無負於公之心以庶幾無愧於子之職則向之所謂難者有不足言矣

贈醫士顔一中序

顔一中以醫名江湖久矣予居鄉時鄉民之得奇疾者皆走百里以迎一中一中至則家人喜躍相慶且曰人而得奇疾不幸幸而得一中可不死人之所信之者如

是其所治療又往往有神效予亦異之及來江西聞人之信之者尤甚於吾鄉人之信之也其所治療又有神於吾鄉之所嘗治療者也夫然後知一中之術果異矣觀其取材制劑率用竒品多人所不能識者而其攻治之方潰决之術湔滌洗濯之法又與他人異故其所治輒效率能治人所不能治者至其所不可决非它人所能療夫人之為術要必出於衆人之上而後足以見其術之精茍為不然則我有是彼亦有是我能是彼亦能

是何足尚哉然則一中之於醫其必有異矣昔有得王充論衡而用之者識者謂其不得異人必得異書然則一中之於醫或者又類於是乎

贈郭環溪序

人之相遇非可以逆料而預計也凡逆料而預計者皆非也古之人蓋有同席而不相能亦有隔千里昧平昔而情同意合於一時之頃者此其故又若不偶然者以予之羈寒偃蹇不宜於俗每一辭鄉井即慨然念人情

之難合以為天壤間不知復有幾人知我或得一二情意之相似者即驩然無間以共慰藉盖雖不敢必知我之有人而亦未嘗無其人也今年春予來安城復得環溪郭君於館中一見恨晚或高談名理出顯入微洒洒有佳致令人如與王謝家盛集或春風把酒夜月憑闌慨慷髙歌令人如登黄鶴樓坐赤壁舟中吹洞簫而望羽人也至其論事可否辯古今人物髙下又落落出人意表聽之至終夕不倦予之知郭君也如此間嘗出予

文共讀即能辨其美惡而品量之則郭君亦知予矣於是相與言曰予與君不相知也不相知而相遇非偶然也今既遇而將别也不知復遇之何時也夫人事之變無窮使他日而相遇也不知於今日又何如也郭君請書之遂次其說以為序

贈鞏漢甫序

武城鞏漢甫以青年盛氣試吏於茶陵凡幾年其胸臆明快開爽與其言論俊辨英發其才器文章又足以剸繁

處劇視日前事若無足經意者衆皆推之而號以傑齋蓋有取於漢有三傑之意夫漢祖奮布衣起蒿萊非有四方之英雄豪傑事孰與辦故三人者並起而應之以成其勲今天下承平海宇寧一雖有英雄之姿豪傑之氣若將無所用之然人才之出也非獨才之不同亦其時之所遇何如爾況今天下雖至承平海宇雖至寧一而蠻鄉小醜尚肆猖獗有志之士常扼腕焉若張留侯之運籌帷幄韓淮陰之戰勝攻取豈無二三策可施之

今日哉漢甫累世簪紱功名迺其餘事發跡青雲政自兹始勉之勉之謹毋謂蕭何起刀筆云

雲陽集卷五

雲陽集卷六

元 李祁 撰

序記

贈劉時中序

濟南古稱天下名郡以鄒魯屬焉故也蓋自周公魯公敦行風化而禮讓信厚之俗素著迨吾夫子與顏氏曾氏子思孟子相繼並生於其間而千萬世道統之傳繇是而出漢興承秦滅學之後禮樂崩壞儒教泯絶而伏

生以口授尚書為千萬世經師之首其他醇儒莊士有節義名檢者無代無之信乎天下之名郡無以加此比年劉君時中來永新判州事予以老病畏人不敢出與相見久之乃稍與語歷歷言齊魯閒事與夫聖賢之世系封爵里居地理之山川人物好尚如指諸掌問之而無不言聽之而不能倦然後知君之所蘊者有非尋常所可及也君世家歷城為濟南屬邑其先君嘗為鄒魯儒教官君自幼隨侍不出庠序故於俎豆禮文之事甚

習及其壯也復隨侍南寧以蔭得永州東安尉涉歷險遠故於人情物理之變甚深今而來佐永新也安於貧而不求勤於事而無怨其斂於民也若不得已其奉乎上者若有所不及官無廢事而民咸安之蓋以君生長乎禮讓信厚之邦涵濡乎聖賢詩書之化而又嘗驅馳湖湘之閒閱歷桑海之變故其見於容貌詞氣行事之際自有不可掩者雖然吾嘗誦吾夫子之言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君之去齊魯也久矣世道之遷

變也甚矣不知今之齊魯猶吾夫子之所謂齊魯者乎車書會同行且有日吾願從君諏之

贈王濟舟序

永新學校在州治之東世變十五六年居官理民者率以甲兵錢穀為務守城池者亦惟務修築完繕利器械以待敵其於學校非獨不能有補而又廢之甚者至縱小卒挈妻孥襍處廊廡下堂上楹柱或縱以繫馬汚穢殆不可言及新安俞公來鎮是邦始令掃除修治視棟

宇之敧腐者易之規撫之廹隘者廣之次第興舉日親臨督視工役於是部將軍王君濟舟慨焉有所感慕作而言曰我公務新兹學勤勞若是而我輩偃然坐視無所助益竊獨不愧於心乎遂驅其卒徒日來趨事赴功左右服役惟公之指顧是從闢置宮墻土石附固高廣堅厚軒廓環繚瞻者聳敬過者咨嘆而學宮之士子咸顧形之歌詠以著厥美予謂君之為是役也上有以敬明聖人之教使士卒咸知所當尊下有以順承俞公之

心使士卒咸知所當敬一舉而兼得焉可謂知所務矣君名海字濟舟有才智能屢立勇功以著名當時其來永新也勤以檢其身嚴以律其下是以士卒畏其威而莫敢犯其令民咸安之今茲復能用心學校使學宮之士子為歌詩以美其功其過人亦遠矣故為之序以述其槩焉

吳遠心詩序

吉水劉梅南永新文固溪皆善評詩劉謂吳遠心詩有

蒼古簡峭有平淡近自然使雜之古十九首讀者莫辨誠哉是言也吾於遠心無間然矣文謂遠心託物起興得於詩之二南此語固當第於詩中取數聯而表異之則遠心之妙政不啻此大抵遠心天才既高又能遍覽諸家加以句鍊字鍊故能使人可愛如此抑余又聞遠心舉子業更精則其所長尤不啻此惜余未能盡見遠心所長何當握手論心以慰予想

美太尉高公詩序

至正九年秋御史大夫髙公告老於朝情實懇至天子察其誠乃可其請以太尉致政而南居於蘇飲食起處衎衎如少壯時既恬以娱無與外事如是者二年天子念其勞乃遣使賫金幣上尊酒仍計其歲俸之全以賜之使者之至邦人聚觀於巷於門歡喜歆羡舉手而言曰有是哉公之多福也昔公以世爵之重服勞皇家出入臺省於兹有年方將以耆德夙望為國柄用而乃辭寵禄而不居安樂閒而自適榮名壽考於焉允臧由是

觀之所以受今日之多福者其致此必有道矣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公之所以受福也又曰王三錫命承天寵也此公所以受福之多也然則我國家優崇老臣之意非公其誰當之於是邦之士子咸願作為歌詩以頌公之福於未艾焉

譚行遠詩序

自予少長及與譚公行遠為文字交其年同其趣同獨行遠學識超邁去予遠甚此則有不可强同者其為詩

夙自振發有凌厲氣由是負才名江湘閒予時方習舉
子業雖竊慕為詩而力有弗逮每見行遠詩輒自愧或
聞諸人稱譽行遠詩益自愧心悒悒又若有不平者恒
自奮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是吾羞也俟畢吾業吾
當與行遠並轡爭先耳及來為吏簿書獄訟之勞其心
期會趍走之勞其形一日之閒餘力無幾視平生舊業
且化為虛空無復存者況欲學其所未嘗學求其所未
嘗有者哉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於是與行遠別十有二

年矣今年秋行遠來省其兄吳門解其裝得其經行近
詩若干首敷暢條達明切痛快俯仰變化探索幽眇而
行遠之於詩益昌矣行遠之詩益昌則予之愧行遠也
益甚雖然人自中才以下志氣視血氣為盛衰予向時
力務為學見人有藝能不肯少自屈讓於行遠詩猶有
欲並轡爭先之意至近年則不復能爭矣非獨不能爭
亦不欲爭矣向時見人有藝能人稱譽之恒若不平者
至近年無復不平矣此無他志氣與血氣俱衰故耳予

方欲與行遠論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以盡徹今時之町畦藩蔽而行遠念親亟還無由暫駐故不得不為行遠發之行遠歸出所為詩以示嘗所往來者而并以予言語之使知行遠之詩日昌而予之志慮衰竭為可鄙也

師子林詩序

自天如師坐師子林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得於觀覽悟悅者益衆於是內而京師集賢翰林之名德重

望外而郡邑詞林賦敷之才俊英游皆託之詩章以寓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與之游者亦想像摹寫以極其趣夫如是則師子林之得名當時亦已遠矣予嘗觀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畆非若名山巨刹之宏基厚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雄殿傑閣之壯麗焜燿也其徒衆僕役不過十數人非若高堂聚食常數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於當時之士大夫無乃以其人而不以其地歟盖天如師夙自警拔又恒居天目侍中

峯國師而盡得其旨功深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世之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為人而樂談其道即其地賦其景耳師之上弟字可庭將裒之以為卷持以示予予復之曰昔之佛舍僧房託名羣賢集中以傳不朽者多矣若師子林則固無待於詩也無待於詩而詩以美之者當世之士大夫也裒之以卷以傳永久者可庭也可庭之意非天如師之意也欲知師之道者當於此卷之外求之

草堂名勝集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諝者曰仲瑛仲瑛即所居之偏闢地以為園池園之中為堂為舍為樓為齋為舫敞之而為軒結之而為巢葺之而為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閒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偏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羅尊

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問賔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於是裒而第之以爲集題之曰草堂名勝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爲記序賛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讀晉蘭亭唐桃李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千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

幾泯沒無聞若桃李園之燕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仙人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可誦耶葢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達所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李園序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曰彼不我若也

書傳發揮序

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唐

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峯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為集傳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既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它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於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編而為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

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開卷數節即犂然當於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於一時而會之於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於一人而揆之於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功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皆有補於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於九原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永新州新學記

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關也是以天子將出征必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必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蓋學校乃人才之所自出受成於是所以資其才以成其功及其反也則以成功告焉此天子之學然也而諸侯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修頖宮也詩人作詩以頌之而其言曰既作頖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頖獻馘又曰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一詩之中反

覆咏嘆率皆形容當時軍容武功之盛曾謂軍旅之事
無預乎學校哉吾夫子由魯司冦攝行相事夾谷之會
却萊人於雍容談笑之頃三都之墮仲由實任其事魯
師及齊師戰樊遲請三刻踰溝齊師卒遁而冉有以用
矛入其軍夫如是則當時之為師弟子者其能否可見
矣曾謂儒者之道果無預乎軍旅哉自後世三代之制
既廢而文武之教分武臣目文士為迂闊可輕文士指
武人為麄庋可鄙互相詆訾迄不相入而有國家者亦

或別立武學而以前代之爲名將帥者祀其中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知其二而不知其一者也千數百年之間習視爲常而莫有能推明其故者是可嘆也已永新文學之士繇前代及今於江西爲盛學校廢弛自兵興以來則然既而新安俞公領兵符來鎮是邦修城池繕器械武備既飭乃尚文事遂與州尹田公謀謂學校不可以久廢宜先治其易者乃首葺興文閣而新之明年有事禮殿嚴飾像設及從祀諸賢闢兩廡移寘

戟門使殿庭廓然有容櫺星門則改創於泮池之外繚以宮墻軒豁炳煥木石之材工役之費悉出於已既成而州尹田公率僚屬來請為記嗟乎學校之無預乎軍旅也久矣儒者之不事乎軍旅也尚矣蓋自吾夫子之答衛君有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繇是而後之昧昧者遂以為軍旅之事實非儒者之所能而儒者亦或假斯言以掩其所不能此固近世之通患也今俞公之為是役也不以守職為拘不以侵官為

嫌舉積年學校之弊而新其規巍巍聖容秩秩籩豆朔望奠謁進升講筵討論乎古今肄習乎禮樂非唯使韋布諸生得以從容涵泳乎教育之下而介胄之士亦得以踴躍歆慕於觀感之餘時習而日新歲改而月化將見學校之政與軍旅為一異時人才之由是而出者文足以經國而理民武足以折衝而禦侮則三代之制可以漸復其權輿顧不在是歟予以年耄時乖昔也不幸而見學校之久廢今也幸而復見學校之重新喜俞公

之志有成而尤重田公之有請也故為記之俞公名茂字子懋其為是役也部將王海實助力役而幕下士金汝霖實董之田公名盛字秀實割已俸收置簠簋犧象罍爵之器琴瑟鐘磬簫皷柷敔之樂以備祀事同知王公達判官劉庸幕官胡澄咸賛襄之是皆宜書是為記

吉安路詩人堂記

詩人之有堂舊矣自杜審言為吉州司戸叅軍及其既没而後人遂以司戸廳為詩人堂此堂之所由始也郡

志司戶廳在州治西南實今廉訪分司之近其後又寓拜詩人於西原山寺因循且百年淳祐中州學正危志白諸府公得龍岡之地廣袤十餘丈而營焉為堂三間又充廣之如其數而詩人始有專席之地世遷事遠屋既不存而地亦湮没西原寺僧仍以其西廊一間為祠祀會拜之所褊狹卑陋以迄於今至正四年今太守燕山髙侯為政且一期矣滯無不疏廢無不舉於是郡士劉謙謝縉翁合辭以詩人堂為請侯遂至寺謁焉愀然

嘆曰異端之不可加於名教尚矣今乃使唐宋詩人歷代忠節名勝之士依於僧廊安乎不正之則予之責也遂博謀於衆得隙宇於郡庠西後倚先賢讀書臺不數十步迺與郡之長貳周視詳度議以協同侯獨備中統鈔五百緡寮屬士庶助費有差凡綜理悉以委之縉翁於是擴其舊而增其新大其規而遠其圖越明年二月戊寅侯率郡士行禮於堂衣服有章籩豆有秩少長有序几筵有容此則堂之所以盛於今日也夫以司戶公

之高才下視一世而其孫甫遂以忠憤激烈發為文章為百代宗至國朝得封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然知其當祀而祀之非其所者不智也知祀之非所而不能正之者無勇也今侯之來也智足以辨之勇足以行之使是邦之士得拜詩人於斯行鄉飲之禮於斯依聖人之宫墻圜明時之禮樂不其盛哉雖然斯堂之建所以祀詩人也而歷代之忠節在焉是邦之士登斯堂也則思所以慕其人慕其人則思所以景其行此又侯建

堂之美意盍相與懋成之若其助費之數則具以姓名載之碑陰云

懋齋記

古之君子學於家而仕於朝其所以能策奇勛於當時垂鴻名於後世者未嘗不以怠惰荒寧為戒未嘗不以驕佚盈滿為虞未嘗不憂勤惕勵而日勉焉以求厎於有成也唐虞三代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後世之君子凡有志於當世者亦莫不然諸葛孔明以身任天下之重

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人雖有言而孔明不恤也卒能以一隅之蜀與天下羣雄爭衡拓境開邊紹復漢統陶士衡之為刺史也日運百甓以習勞而其言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後卒能匡輔晉室為時元勛故當時議者以為士衡忠順勤勞似孔明蓋士衡之心即孔明之心而孔明之心即唐虞三代諸君子之心也古之君子不可以復見矣孰謂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哉新安俞君子茂世襲詩禮遭世更變奮身起戎馬間

屢以戰功上幕府擢用顯揚於時既燁燁有聲譽矣而
處心凜然恒若有未至者故特扁其燕閒游息之處曰
懋齋夫懋者勉而不怠之義天下之事勤則成怠則廢
謙則益滿則損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俞君之來禾川也
修城池繕器械巨細畢舉而不以一毫病乎民飭勵士
卒不得有所侵暴而民之復業者咸得以食其力此古
之所稱良將帥者而君能為之至其留心學校撤其弊
而新是圖每月朔望必躬致奠謁與諸生講論文藝退

而休焉則覽經史子集以為政治之本此又近世之為將帥者所罕能也君既以懋名齋復命工倣古人欹器撲滿為二圖置諸左右以朝夕觀省此其心真能以怠惰荒寧為戒者也能以驕佚盈滿為虞者也是又能以憂勤惕勵為心而日勉焉以求底於有成者也推此心也則士衡可為也孔明亦可為也又加進焉則雖唐虞三代諸君子之事業亦何往而不可為哉予衰老羸困已極辱君眷顧之厚而不敢過為諛辭以誦君之德功

名富貴皆君所宜素有予獨喜君之以懋名齋勉而不怠深有合乎古君子之用心者故為記之

閬山樵隱記

婺源治之東有閬山其山自五龍來磅礴崒嵂委蛇百折而後至其源之來也遠其氣之積也厚而其數若將有所待者於是汪君士章始營之以為隱居事母之所士章故婺源大姓父祖以上率為承平時顯官至士章幼失所怙母年甫三十誓自守以撫其孤鞠養訓掖備

極艱苦士章既長且冠乃慨然念曰吾聞君子之道莫大乎事親事親之道莫大乎禄養以禄為養者人子事親之榮也吾不幸不得養吾父而吾母獨存吾又幸有世禄可階吾曷敢不勉由是以祖廕得佐浙東帥府幕事未幾而世變歘興所在强暴奮挺崛起為亂鄉人士咸弗寧於厥居士章復喟然嘆曰此非君子可仕之時也吾不得遂吾禄養之志矣乃退而築室於是山奉其母以居且題之曰閬山樵隱而屬予文以記予聞汪氏

有別墅在閬山下曰曉莊由曉莊行十餘里攀崖磴而
上勢極幽阻至其巔則夷曠軒豁廓然若自爲一鄉聚
者旣構以完旣奠以安名花異果春芳而秋實土酥露
葵菘韭之茹鷄豚之畜魚鱉之産隨取隨有列饌以進
奉觴以趨兄弟怡怡慈顔熙熙庭闈之間春風藹如此
士章事親之至樂也吾又聞閬山多危峰峭壁陟其上
可以左瞰錢塘右挹彭蠡而信陽諸山皆在目睫烟雲
蔽虧朝暮異態日月之出没乎東西者俯視之如在地

底士章於事親之暇或稼於田或魚於池操斧以入深林窅然而莫窺其蹤茫然而莫知其所窮劃然長嘯濯清泉而坐白石振衣乎高岡散髪乎巖岫此則士章隱居之樂而事親之餘事也隱居之樂非一端而獨以樵為名者寓意於樵而非樵之所能盡也盖嘗觀古人之事其親心雖無窮而時則有異故當其時之可為則推其道以揚於王庭析圭儋爵以娱其親若其時之不可為也則退焉而深藏歠菽飲水亦足以遂其志時有不

同則事親之道豈必同哉今士章遭時艱險雖不獲禄養以為親榮而猶能擇高明顯敞之地取足甘旨以盡其歡徘徊山阿以樂其道是非獨於古人事親之際為無忝而進退出處之機舒卷行藏之義蓋亦深得夫古人之用心矣予嘗備官婺源素知士章家世為詳又頗知其山水之勝故樂為記之

一鏡亭記

孫君彦能徽之婺源人也以良家子從軍戍永新叅掌

軍務至即就民隙屋以居居之後有隙地竹樹蒙密叢立荆莽中隙地之下而窪者為池池之方可半畝岸址頽缺堙塞汙穢尤甚彥能日徘徊其上遂命役童僕具斤斧畚鍤斬剔而闢治之不數日而向之叢立於荆莽者挺然而秀矣向之堙塞而汙穢者瀏然而清矣於是乃築亭其間而扁之以一鏡盖以池之方適與朱夫子天光雲影之詩合故取而名之也予時與汪君士章俱客彥能所飲食寢處必偕士章於彥能為鄉黨姻戚契

好合如一人凡亭之規制模畫多出士章而予獨偃然坐視其成謾不知愧彥能顧予而笑曰吾亭之成士章之力也子獨不能贊一辭哉吾欲求今之大手筆者以志吾亭而吾之亭小不足以辱大手盍為我記之予曰亭不在大顧取義何如爾朱夫子以道德文章為世師表天光雲影之詩自髫齔之童以至老師宿儒人傳人誦而鮮有能深體究之者今彥能築亭以事游息不為世俗之娛而獨用意乎是吾想彥能之登斯亭也俯斯

池也天光涵虚雲影漾碧紆餘容與之妙悠然自得於心目之表譬如塵消鏡淨而姸醜自形慾遣情忘而萬理森著夫如是則雖以一鏡之池而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矣夫豈可以小視斯亭哉其為亭也小其取義也大此吾記之所以作也吾於彦能雖不若士章之親且昵也然吾嘗竊禄婺源知乃祖竹溪翁之為人信厚典實以詩書禮義之澤遺其子孫去今凡二十五六年矣而猶能記其髭須髮眉宇之似則今日之得與彦能遊亦

似非無故也斯亭斯記非予其孰宜為之於是彦能乃拱手而言曰若子之言是又大有力於吾亭矣請遂書之以刻諸亭上

天遊齋記

醴陵周君善翁築圃於北門之外青山遠揚緑水横逗溝塍畦苑交錯髙下而烟雲草樹之杳藹蔓蒨可以馳遠思而寄幽興也於是遂規其圃之中以為齋齋之外環植花木百卉清芬美蔭無不可愛暇日擕二三友從

市塵中來即解衣脫巾忘棄世慮翛然若塵埃之去體洒然如執熱而濯清風也予聞而造焉與君燕坐竟日超然縣解乃請以天遊名其齋君曰子名我齋固當盍更為我陳之予聞天之於人其不相合也久矣其孰得而與之遊乎蓋天之生人一體而分喘息呼吸與天為一而況虛靈之府神明之舍乎人唯嗜欲以昏之憂患以迫之寵辱得喪喜怒哀樂之情戕賊而桎梏之膠膠焉擾擾焉日與事物爭鬭於前而胸中之天已索然無

餘地矣夫苟欲遊乎是則必啓其昏去其廹除其戕賊桎梏而後得焉其要在於審夫輕重而已古之至人有不以天下累其心者有不以一國累其身者其自視者重也自視者重則雖天下國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而況於瑣瑣者乎噫人之生也有涯而事變之來也無盡予願與君去町畦剷崖岸屏其為人者而求其為天者從容乎恬淡之場逍遥乎廣莫之野心乎其無心為乎其無為行乎自然無所於遅如是者其於天遊不其庶

幾乎予既為君名是齋又從而申之以詞曰環堵之室宇宙入焉方寸之地神明集焉俄頃之間四海畢焉遊焉息焉吾與子同適焉君欣然喜曰子之言盡矣當與子共之遂為記

澤存祠記

徽之屬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氏其一也汪氏之上世祖武經大夫介然當宋紹興初從侍郎沈紹遠使金時洪忠宣公為金人所留音問遼絶大夫以計

得竊與公語且得其蠟丸書剖股肉納之其中歸以遺
公之子比公南還命諸子執子弟禮環拜大夫大夫由
是顯聞於時其後岳武穆王宣撫江淮辟大夫幹辦公
事提舉贛州洞丁横山寨富勞翼駐劄為第六副將以
壽終於家其居宅則公之子适倅徽時所為築也凡大
夫所受宣勅詔誥并歷仕批書三洪往復書帖至於今
具存其七世孫周將構祠於大夫之墓以處祭掃且以
藏大夫之手澤故名之以澤存而請記於予予聳諸禮

經人子之所以敬其親之手澤者若書策琴瑟之類是也大夫之手澤豈特書策琴瑟之類哉是宜汪氏之孫子世守之而不敢墜也大夫為國盡瘁不避危險以忠義奮身以功名垂世後之士君子凡聞其風而得其手澤者孰不願一快覩以想見其為人而況乎大夫之孫子哉是又宜汪氏之孫子世守之而不敢墜也然自宋南渡至於今數百年中間凡幾變故簪纓圭組之家鮮克自守至有不能保其身者而況乎先世之手澤哉一

世二世之手澤且不能保而況乎六世七世哉世代有遷革而大夫之手澤具完人事有廢興而大夫之手澤無恙謂非汪氏有賢子孫不可也或有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者則將應之曰五世而斬者君子之遺風餘澤也遺風餘澤至五世則泯矣若其手澤之存則雖數十世可保也顧其子孫賢不肖何如爾周才學兼著不屑用於時而獨拳拳於大夫之手澤若此可謂無忝爾祖者不賢能如是乎後之來者益加謹焉庶乎其不替也

江氏梅溪記

永新城西行百餘里曰梅溪江氏世居焉江氏之先自金陵來家素侈貲粟其先祖楹篤志厲學肆業坐齋舍中齋舍近泉池夜常有光出池中煜煜照一里許人以為龍光焉相詑以為異徵未幾楹果登第得官轉奉議郎簽書判連州軍事其官誥則秦檜在中書時所署也子孫藏之至今其曾祖瑞登第初仕贛州司理後知賀州宋祚既遷鄉氓猶反側未靖時朝廷命蘇萬戸來事

征討屬江氏之先祖齡安輯撫諭令皆得以復其業而
完其家鄉人至今稱之自予來永新聞江氏故為衣冠
世族而梅溪山水蟠鬱奇秀江氏族聯絡散處其閭門
閭相望鷄犬之聲相聞誦詩讀書旦夕相往來壺觴賦
詠大有佳趣恒欲一造其地以訪其遺老而竟不獲遂
志近數年乃得與其諸孫衡高為文友又得聞其世系
源委之詳乃知江氏之所以為衣冠世族者其所由來
也遠矣或者謂當簽判未第時已有龍光之瑞則簽判

之擢科登仕似有非人力所能為者夫禎祥之應固天地間自然之理然予觀當簽判之未第時家固脩貲粟簽判悉不暇顧唯篤志厲學肆業以期於有成使當時雖無龍光其擢科登仕固可必也使其不篤志不厲學不肆業而日弛焉以自棄則當時雖有龍光吾知其不能第且仕也為江氏之子孫者當篤其志厲其學肆其業以求無愧爾祖則他時文章光燄將照千里奚必問龍光之有無哉

秋興樓記

歲在重光赤奮若秋暑乍斂天氣澄肅石泉鄔君領客登所居樓闢戶牖陳几席列坐而遐覽焉已而清飈徐來林木森動山光寥迥遠混天碧悠然有極目千里之意君於是振袂而起倚闌而立顧謂客曰快哉秋之為興也吾乃今知所以名吾樓矣昔吾困於炎蒸阨於歊塵氣鬱悒而不蘇中忳瞀而靡寧如夢如醉不知所營雖有高堂邃宇閎館珍臺無所避之今吾之登斯樓也

向之爲炎蒸者今穆然而清矣向之爲㪍塵者今霍然而平矣向之鬱悒忳瞀如夢如醉者今且蕩滌疏暢遽然而覺恍然而醒矣吾自今將葺芙蓉以爲裳紉蕙蘭以爲佩飡秋菊之落英吸朝露之沆瀣飄飄乎乘吾興而遊極吾興而止少皥之與居蓐收之與隣皆吾斯樓之極致也諸君得無可吾意耶客有作而言者曰君言固誠善然常觀之人情無常惟變所適四時之氣慘悽而憀慄者唯秋爲然是以人之遇之鮮有不發而爲嘆

息愁恨者雖古之達人曠士懷慷慨之志抱賦詠之才亦止於嘆草木之零落感時運之變遷嗟年歲之不長恐美人之遲暮而君之於斯樓也乃能長想遠慕不以常情之戚戚者為已憂而以造物之洋洋者為已樂可謂度越流俗者矣予適與坐列聞君言善聞客言又善乃請合而書之以為秋興樓記雖然吾觀斯樓之勝在當前諸山山之狀如屏如帷高壯雄傑其枝奔而下者為岡為陵為平疇曠野為幽人處士瞿曇老子之宅其

氣之停蓄而發舒者則為嵐為靄為雲雨以膏澤萬類陰晴卷舒千態萬狀而其勢皆來集斯樓或者又云此山所直向方當庚辛之位其於時也為秋昔人所謂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未必不出乎此此亦斯樓之一興也故併記之

松蘿舊隱記

休寧多佳山水其縣治百里有村曰溪西俞君公濟世居焉丙申變故興家悉燬遂辟地里之山中去家十里

餘沿溪而入外阻中廓泉石竹樹清潔叢茂髣髴若古之桃源者泝谿而上抵松蘿嶺循溪左涯入幽谷林壑秀美有僧巢其巔飛泉百尺下注為盤渦岩洞幽絶有龍蟄其下循溪右涯得平原數十畝山水尤奇崛舊時民八九家居之地名松蘿谷於是遂築室與民錯居其間室外别築一室以為書畫琴棊燕閒之所且以松蘿舊隱題之盖休寧有山曰松蘿是谷也亦曰松蘿故以是名之爾然則休寧之松蘿公濟之舊隱也今之松蘿

則其名雖舊而隱則新也公濟舊時未嘗隱於是也未嘗隱於是而謂之舊隱者以其隱雖新而名則舊也因其舊而為之名者所以示不忘也公濟有才學不屑用於世雙親年皆六十餘童顏鶴髮不衰兄公澤俶儻有志怡怡焉督男女事畊織以養其親室外鑿池構亭蒔以花木賓至則彈琴賦詩飲酒以暢其情嗚呼世變時移陵谷易處而公濟於斯時也乃能得勝地而居之有山水之娛有花木之美有奉親之樂有賓友親戚之往

來熙熙焉無異於太平之時公濟之得此亦何幸哉予嘗聞古桃源故事想其人於桃花流水間謂與蓬萊神仙同一歸趣然猶以為此特避世隱居者之為非太平盛事不足深慕及亂離十五六年之間東西奔竄迄未有寧日然後知嚮之居桃源者眞神仙流未可以為荒唐而莫之信也噫桃源不可得而見矣安得復有如松蘿谷者以遂吾志哉慨焉興懷書以為記

雪蓬記

金華聞人君彦芳調官太和即其居之舍築室於旁以為退食閒燕之所庳而舒迫而有容周其壁之四圍悉以垩漫之皓然無有異色入其室者如入乎舟中而坐於孤蓬之下晃耀洞射光奪人目於是遂以雪蓬題其額而日休息於是焉其友人汪士章為予言且屬為記予謂夫天地之氣變化成質於須臾之頃而纎妍光潔可愛可玩者唯雪為然是以君子樂之然雪之着於物也不擇高下山崖溪壑梅竹松檜軒庭戶牖隨其所止

而不可遷焉此士君子隱居求志確乎不可抜者之所樂也若其着於舟篷之上也則可轉徙乎東西運掉乎南北迴旋上下遠近遲疾隨意所指盖無適而不自得焉此則士君子之見用於時宦遊四方者之所樂也今彥方抱幹方之才負軼羣之氣而又適當夫富貴風雲之會萬家之邑數百里之郡且將一歲而九遷焉江淮吳楚何莫非彥方宦遊之地也哉夫如是則於雪篷之義固自深有契焉者矣雖然吾聞君子之為仕也居一

邑則憂一邑之民守一郡則憂一郡之衆彥方之居是室也吾想其擁輕裘挾纊緋徊瞻視雪意凜然其必思吾四境之内豈其或有一夫之不得其衣號寒而無告者乎由是而惻隱之心油然以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斯民之獲所賴也必多矣苟為不然而徒假是以為嬉遊之具訪孤山之梅棹剡溪之月乘興而往乘興而來是則彥方自適之樂而非當世之民之所望於彥方也予以病癈沈痼不獲與士章一訪雪蓬之下以紓

吾懐姑誦此語以復士章且求友人之善書者書之以為記

雲陽集卷六